

两代烟画痴，成就“香烟牌子”博物馆

从前，上海弄堂小囡的裤子里，一叠香烟牌子总是少不了的，抽进抽出，用橡皮筋捆扎，不断拗弯抚平，是小朋友不得了的财富宝贝。如今的 80、90 后，大都没见过香烟牌子的真身，只以为是父辈们儿时的玩物，而不知道其背后的历史。在浦东，如今有家专门展出香烟牌子收藏的“烟画博物馆”，为这方寸间的收藏细细梳理，列明历史沿革、来龙去脉，俨然一本近代史。

4 个老人守个馆

浦城路上的康滨大楼，乍一看和普通居民区没两样，买菜的爷叔，放学的小孩，走进走出。进大门，看见“冯氏烟画博物馆”的题字挂在大楼一楼入口处，才知道这儿还藏着个博物馆。

博物馆的主人冯懿有，是圈里有名的烟画收藏家，他收藏了 4 万余幅烟画，包罗万象。早在 2002 年，他就自筹万元在虹口区武进路的家里创办了“冯氏烟画收藏馆”，虽只有 27 个平方米，但参观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2007 年，老宅动迁，冯懿有和老伴搬到了浦东，收藏馆一下子没了着落。“家里住在 27 楼，来看的人太少了。”今年，他的女儿帮忙租下了现在这个 300 平方米的场地，能够展出 5000 余幅烟画。冯老细心将收藏分类，摆放在四个隔间中，虽然每年 18 万的租金算是笔大开销，但女儿支持父亲的爱好。

没有余钱请人帮忙，开馆之后，冯懿有和老伴，再加上亲家夫妇轮流守馆，每天早上 8 点来开馆打扫，同时担任讲解、保洁的角色，有人来看，他们认真介绍，邀请来者留名、留言。冯老家的固定电话就留在接待处台面上，如果冯老不在，有人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

冯老说：“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做透一件事，让更多人看见，我高兴。”

“云烟”相伴 20 年

■ 赵伟

我喜欢烟草，可能是受了父亲的“熏陶”。打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爱抽烟，那时，年轻有为的他烟瘾很大，但每月 40 元的工资，要养活包括叔父、姑姑在内 10 口之家的生活，因而，家境不允许他买烟抽，只好抽爷爷种的晒红烟。时常见他嘴里叼着旱烟袋，“吧嗒吧嗒”吸上几口，就算过足了烟瘾，干起农活劲头十足。

当年，村里有几个在职干部，经常抽卷烟，有时也给父亲发上一支。每当看见父亲抽卷烟时的自如神态，我幼小的的心灵就有了一个愿望：长大后，一定也要让父亲甩掉旱烟袋，抽上最好的卷烟。

当我上完小学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吹掉了父亲嘴边的旱烟袋。父亲开始花钱买烟了。那时，家乡人抽的全是宝鸡烟厂出产的“羊群”、“金丝猴”、“大雁塔”卷烟，价格低廉，烟味呛人，父亲却抽的带劲过瘾。现在回想起来，他之所以能把低档烟当好烟抽，是因为他抽过比低档烟更低档的旱烟袋，真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

90 年代初，我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进入一家烟厂工作。那是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出产的卷烟当地无人问津，主销西北偏远农村。第一次回故乡，我在那个山区小县城转了几家商店，最终给父亲卖了一条“云烟”，现在已记不清是哪种云烟了，只记得父亲接过那条烟，视为家珍，舍不得抽，一直放到大年三十晚上，才从柜子里取出来，招待家族的长辈。

如今，父亲已过七旬，身体依然矍铄，经常骑着摩托看戏逛会，晚年生活无忧无虑，悠然自得，但他的烟瘾依旧，平常抽当地产的“猴王”烟，经济实惠。只有遇上老同学、老朋友、老戏迷，才会掏出“云烟”招待之。

今年二月间，父亲在毗邻村庄看戏，被一知名秦腔演员邀请到台上，让他回答戏曲知识问题，父亲对答如流，名演十分高兴，要现场奖励父亲一条烟。父亲说：一条“紫云”就行了。操办方便买了一条“紫云”烟，塞在父亲手中。那位名演半开玩笑说：“看不出，你这个农村老汉，吸烟品位蛮高的。给观众说说，为什么爱抽云烟？”父亲不愧是教书先生，当场“口占一绝”：彩云之南气候好，盛产烟叶质量高，“云烟”相伴二十年，醇香绵长好味道。今天登台得此奖，意外收获兴致高，此烟不仅便宜它，散发乡亲与父老。父亲一手打油诗，博得台上台下掌声一片。

父子同爱一种卷烟，这在我的故乡还真是一件趣闻。这也许是儿时心愿、云烟品质、父子情深三者的有缘结合吧。有时，看着父亲一边抽“云烟”一边看书的情形，就想起当年给他卖烟的悠悠往事，以及自己 20 年来的如烟人生……

“我的父亲才是‘烟画大王’”

冯懿有不愿人家叫他“烟画大王”，在他心里，这是他父亲的称谓。冯老先生的父亲冯孙眉是收藏界的大家，曾与当时邮票收藏家周今觉、古钱币家张叔驯被誉为鼎足上海滩乃至全国的画片、邮票和古钱币三王，最多时收藏了 6 万多枚、800 多套的烟画。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有报纸争相报道这位收藏家。“父亲收藏烟画源自于宁波老家后面的一片烟纸店，父亲小时候烟纸店的老板送他烟画逗玩，居然就此爱上收集。十多岁，为了收集香烟牌子，他老是痴痴立在路口，等人家丢掉的香烟盒，有长辈要跑腿买烟，他第一个去。父亲的父亲看他沉迷烟画，就要他发誓，收集可以，绝对不能吃香烟。”冯孙眉一生收集烟画，却遵守承诺一生不曾抽烟。

晚年经历“文革”，怕搜集的香烟牌子牵连家人，冯孙眉亲手将心爱的烟画撕碎，放入篮子盖好报纸，佯装买菜偷偷倒掉。6 万余收藏最后只剩 3000 张。老人最后郁郁而终。冯懿有讲述父亲的故事，眼眶泛红。为了弥补父亲的遗愿，他继续了父亲的收藏事业，开始了自己的烟画收藏。

“几十年了，有空就骑自行车去古玩市场转，出差时也一定要顺带去找香烟牌子，是个痴人。”老伴儿廉阿姨这么评价自家老先生。

冯懿有和老伴儿都是教师，工薪阶层，除了日常开销，剩下的钱都用来买烟画，经过积累，收藏达到 4 万余，在国内可以说首屈一指。

方寸间的趣味

事情讲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不理解，香烟牌子真有那么大魔力？让两代人耗尽心力去



立体型的香烟牌子

收藏。仔细看冯老的馆藏，你可以慢慢找到答案。

“香烟牌子起源于 1870 年左右的美国，至 1890 年左右随着香烟输入中国。香烟最早出现时，壳子是软的，后来烟厂发现对携带与保存不便，于是衬以厚纸一张，使烟壳挺硬，以便吸烟者放于袋中，这就是香烟牌子的雏型。”一开始这个纸片并没有图案，后来烟厂发现，在纸片上印上人物、风景、动植物图，可以作为厂家的广告。“香烟竞争激烈，烟画成为香烟商重要的促销工具，香烟厂纷纷挖空心思动足方寸间的脑筋。”

美国大美烟公司委托上海晋隆洋行经销“品海”牌香烟，售价每包 28 文，每包烟中附有一张说明书（香烟牌子），一面印中文，另一面为英文，上书“如有人将吸制品海香烟空盒数至五十个寄往公司或亲自送到上海晋隆洋行者，以此画图一本回赠，也堪玩目也”。冯老

送货车的十年风雨路

十年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算太短，每当工作之余静下心来进入沉思的时候，送货中的情景就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出来……

大车沟零售户王大娘的门市，建在半山腰上，由于村子身处山环，房屋密集，道路崎岖狭窄，送货车无法进入，每次送货只能扛着卷烟徒步过去，卷烟多的时候，还要分两三次往上搬运。今年春节前大雪的一天，正逢卷烟量多，又赶上路陡坡滑，自己抱着卷烟在坡路上连摔了两跤，看着散了一地的卷烟，正在犯愁，远远的，看到王大娘推着一辆独轮车一扭一滑地来到了村口，雪还在下，王大娘的头发、眉毛落上的雪花已凝结了霜花，寒冷的天气冻得王大娘缩着脖子，不住地搓着手跺着脚，停下车，不等我们说话就说：“哎呀，这种天气，路这么难走，你们还来送货，真不容易，走，快去门市喝碗热水。”我们赶紧和王大娘一块用小推车把卷烟送到了门市里。在这冰天雪地间，我捧起那碗滚烫的热水，听着零售户嘘寒问暖的话，心里就像燃起了一团火，感觉中这天不再寒冷，赶紧把王大娘的卷烟整理好，又走进风天雪地里。

冶源的零售户徐大哥，身有残疾，平时只能坐在轮椅上打点生意，却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脸上总洋溢着笑容，由于他做买卖公平公道，待人谦和，村里来他门市买东西的人也多，卷烟销量一直很好。有段时间连续几次，订货量连续减少了一半，就想去问个明白。这天正好给老徐送货，看到他老是

先生说，这张 32 开大小的品海牌烟画是外国输入中国印有汉字的最早烟画，开创了中国卷烟的赠品销售之先例。

1904 年，洋务大臣盛宣怀为抵制外国香烟，在上海开办了国人的三星纸烟公司，同年该公司出品美女牌九烟画，一套 32 枚，香烟牌子上不印一个外文字母，以示爱国拒外之心，这是国产成套烟画的鼻祖。

烟画花样激战甚酣，内容天文地理、市井民俗、文化体育、琴棋书画、奇花异草、无所不包，收藏者们爱不释手，曾一度热度不输邮票。“如今热衷这个的人少啦。”采访快要结束，冯老先生忍不住感叹，他希望通过博物馆展示收藏，让更多人了解这方寸间的趣味，“烟画成了历史了，但擦清爽灰，还是蛮有看头的。希望大家来看。”

(据《申江服务导报》)

往门外瞧，非常焦急的样子，我就询问缘由，原来一直跑银行存款的媳妇最近去照顾生病的父亲，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老徐正等媳妇回来去银行存款，最近账户资金不多，只好减少卷烟订货量，得知情况后，我赶紧帮老徐去银行存了款，为了方便和满足老徐定购卷烟，事后协调访销员为他申请了现金结算，再来送卷烟时，他的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摇着轮椅老远就迎着我们，看到老徐高兴的样子，我们的辛苦和劳累也就烟消云散了。

五井的零售户陈大爷，石佛的零售户赵大姐……很多很多工作的片段像过电影一样从眼前闪过。

在十年的卷烟送货路上，雨季里，送货车曾陷入塌陷的路堤，是零售户和乡亲们帮我们推出泥泞；在炎热的夏天，是零售户的一块毛巾擦去了自己满脸的汗水和疲劳；在感冒发烧的时候，是零售户的一碗姜汤把自己的身躯温暖。这一切的一切，也正是自己用真诚的服务和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也正是这十年送货路上的摸爬滚打磨练了自己，让我现在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送货员。

今天，我从领导手中接过了流动红旗，小心翼翼地挂在车上，心里的一切委屈、苦恼和酸酸苦辣已无影无踪，看着这面鲜红的流动红旗，心里激动万分，并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把这面红旗牢牢地挂在车上，让他飘扬在每一条送货路上，飘扬在零售户的心中。

二万两白银（五十两为一股），继而又招股三万五千两（其中北京工艺局股份最大，认股八千两）。公司设官总董，由黄璟担任，职责为“维持官面一切事宜”；商总董由北京工局局总办、状元黄思永担任，职责“招募商股及公司一切事宜”；工厂总董由秦辉祖担任，负责“制造、行销及管理工厂一切事宜”。公司还聘请了日本烟草专家藤井恒久和两名卷烟技师。为感谢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赏赐的龙牌，公司卷烟命名为“龙珠”牌商标。每年将“龙珠”卷烟作为贡品，送到紫禁城为太后和皇帝御用。

由于小站地处偏僻，不利于长远发展，公司购买了江苏海运局在天津东城南斜街的房屋为厂房。迁厂后，陆续从日本进口烟丝机 2 台、卷烟机 3 台，惠斯通电桥一架。雇佣工人 97 人，日生产卷烟 20 万支。产品有“龙珠”、“双龙地球”等，款式有 10 支和 50 支装。产品不仅行销天津，还推广到烟台、营口、锦州等地。后来由于官商利益冲突，原料供应不足，制造工艺不精等原因，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宣告破产。

悲喜一支烟

■ 宋玉峰

烟之于男人，就像化妆品之于女人一样，与生俱来，不可或缺，这也许是一种北方人与生俱来的粗犷大男子主义思想在作怪吧。

曾经开玩笑地对一个好友讲过，说他交不到女朋友是因为不吸烟，于是我们一伙人硬是鼓动着他学会了吸烟，没想到还真很快就找到了对象，前些日子刚刚结婚。

这已经是第二次写烟的话题了，也看过女孩子写烟的话题，也有小男孩写烟的话题，角度各有不同，只不过都只是自己的种感受罢了。而我，更多的则是一种心境。

每个吸烟的人都有故事，偶尔闲聊的时候，也都会讲起一些。

小时候偷了大人的烟来吸，只是觉得好玩。一包几角钱的烟，四个人头顶着头，在野外冒雨“吸”烟，其实也不能叫吸，每支烟只吸一口就丢掉，那是因为怕被大人逮住，就那样竟然把一个伙伴吸“醉”，后果就是在浑沉中把棉袄烧了一个大洞。

村里有一个老爷爷，帮我童年制造了很多快乐，一次逗乐地让我吸他的大烟袋，一口，就吐了。

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大人的事，一夜之间竟然故意偷偷地吸了一包烟，想刺激自己的神经，也试着想去学会思考一些问题。

自己关于烟的故事，大概也就这么三个，慢慢的，烟，对于我，也就成了一种习惯和心情调节工具，正如文章的标题：悲喜一支烟。

悲，纵使是想嚎啕大哭，纵使是不禁黯然落泪，纵使是眉头紧皱，纵使是遥寄万千思念，纵使是空对白墙四堵，一支烟，就能燃尽一切，冲动也罢，激动也好，都化作雾散。

喜，纵使是如人生四大喜之类，纵使是所有事情都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成功在即，也就是一支烟，依然天高云淡，风平浪静。

宠辱皆不惊，悲喜一支烟。

我们经常看到，在电影中的主人公，当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或行动时，都要狠狠地吸上一口烟，然后再狠狠地拈掉，勇往直前。而这种行为，还算不上平静。

一支烟，透射出的是生活的磨炼和沧桑，是一种淡然和恬静。而这，与心境、动作、修为等亦是息息相关的。

多年不见的好友喜来到，激动地打电话说已经到了车站，本应该立马去迎接，而我，放下电话，却是先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然后才去迎接。

最后的长寿烟

■ 月季花

我是含着泪写下的真实的故事。

海峡对面的二姑来北京做学术交流来了，交给奶奶两条台湾的长寿烟，说是爷爷临终前托二姑转达奶奶一段话：“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淑英了，希望保重身体，有机会到了下面再见”。奶奶泪流满面。这背后有一段故事……

奶奶在 1948 年生下我父亲的。6 个月时时候，兵荒马乱之中，与任国民党军官的爷爷失去了联系。奶奶坚强的独自一人把父亲抚养大，终生未再嫁，就是为了等候与爷爷重逢，这一等就是几十年，这其中的艰辛，无人能够体会。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揪斗，说奶奶是台湾国民党安插在大陆的敌特，奶奶这才知道爷爷到了台湾。无休止的批斗加上无尽的思念，怎样打发岁月，奶奶开始吸烟，一旦抽了烟，而且抽得很凶，就再也戒不了了。为了让父亲不受罪，享受良好教育，不受歧视，奶奶把父亲的姓改了，随了自己。

80 年代中期，两岸开始破冰，有人给市政府寄上一封信，按照旧日的地址打听奶奶和父亲。信转到街道，街道访问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正是原来的老街坊，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我们了。终于爷爷有一天从对岸辗转飞了过来(当时两岸没有直航)。几十年的别离，双方已经认不出了对方，只有我的父亲看上去特别像爷爷。见面时双方泪雨滂沱。爷爷在台北没日照顾，又在当地娶了小奶奶，这个小奶奶仅比父亲大 9 岁，这个小奶奶为爷爷生了两个女孩，大姐定居美国，二姑留在台北从事教育工作。

爷爷给我们带来很多礼物，有台湾的长寿烟，和一些土特产，还有很多外汇。其实当时我父亲已经是下海经商，事业春风得意，经济富裕，生活过的很好。后来爷爷邀请全家去台湾探亲，奶奶坚持不去，怕小奶奶在意，我们临行前，奶奶买了几条内地的大中华、苏烟等，带给爷爷，根据爷爷提供的尺码特地亲自做了几双鞋垫，叫带过去。爷爷活到 96 岁，临终前叮嘱二姑和大姐，有时间一定经常来内地看看亲人们。二姑来北京前奶奶已经身体很差，见了二姑，快抽完这两条长寿烟后，奶奶便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嘱托父亲把长寿烟盒塑封好，连同她的骨灰一起安葬。

奶奶的一生都没有与爷爷相伴，这长寿烟将在天国陪伴她。